公私聞見錄
三
共四

而恰似變服隱匿者之狀覺而惟之言于家人而終
不喻粉書之義及正日光海自柟壽家擔到柟外而
着喪服宛然夢中所見也且柟壽業醫方掌調劑藥
舖始知粉書五字神明告光海之隱於於柟壽家以
終大位也趙正之夢至是乃驗

○丙子之難 仁祖避兵南漢山城丁丑元日夜深
上獨坐忽有人入伏床前僕僕起拜訴哀語多而
聲甚悲語畢仍忽不見而語細故侍者不得聞 上
亦終不言其事而天顏不怡者累日及 上還都立
下仁城君珙復官之命蓋仁城 宣廟朝王子也戊

辰孝立之謀逆也僞擧仁城籍重誣衆 上雖知仁城之不與其謀廹於臺官按法之請不得不勉從常懷不安及有是命宮中之人始知元日訴寃者爲仁城也

○白沙李文忠公少嘗訪友人家居業隣居少女子日来其家出入輒仰視公一日友生皆出天大雨公獨坐女復入而仰視公使前問曰汝日来獨視我何乎女人跪曰兒本巫人有所憑神欲謁郎君然不得先容而不敢白也李公曰即與俱来女人曰不敢晝見至夜雨止月微公張燈以俟之女人曰神至矣開户

視之少年貌玉雪眉目如畫藍袍紅帶冉冉而來公
冠服出延揖讓而入坐定問曰幽顯路殊何為欲相
見神噓唏曰我王子福城君也遭慘禍家滅抱冤泉
壤欲聞世間公議以為何如而凡人神魄類弱無能
接我者公雖年少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其言又足
徵信故願承一言之教耳公曰伸雪久矣豈不聞乎
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親之恩所欲聞者
公議也公具道世人所以哀愍其至冤者神泣數行
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巫進果數品
遂辭去公又出送之數步而滅公以為近誕終身不

屋非心之意所以能有中興之業云河城 宣廟潛邸時爵號也

○宣廟朝尚方貿貂皮于中國造暖帽以進 上御之以接見詔使問曰國王貂帽得無太暖乎 上曰其暖果倍矣詔使笑曰此非貂皮也中國某地産猫毛色與貂相近貴國人被瞞買来而暖甚傷人久則頭痛甚速去之云其時傳語之譯官子有業儒年老者為余道其聞如是

○宣祖在宥有一御史與監司爭坐次高下啓請裁定 上批之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御史當居

上久後又有監司與御史爭坐次復啓之 上批之曰均是奉命之臣一從資級高下可也後筵臣陳達榻前曰事有疑難者當令該曹議定而 聖批前後之辭大相逕庭奉行之際莫適所從矣 上曰吾果率爾後當戒之矣

○宣廟朝有一近侍中官受暇歸鄉列邑多欵待而禮山倅某獨能以法自持定式外無絲毫所加中官銜之欲以計中之還白於 上曰列邑中某倅待臣皆如定式而獨禮山倅以臣昵侍 至尊之故遇之特厚迎候境上親執鄙事光生隣里秋毫皆 上恩

言晩年北謫始為李東岳安訥言之李忠州國憲年十四親聞東岳之言而傳之

○白沙李文忠公　穆陵辛卯年間為承旨公退閒坐閽者奔告曰一人踵門請謁而衣襤褸狀貌凶獰不敢正視公急正衣冠䓀引来其人入着破笠攝弊布衣弊袴甚狹僅周脚脛穿破黑靴面大如盤身長兼一人有半腥臭不可近直入跪公前張赤口呫囁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山君擢男在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自言是白岳山夜乂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憂之者不勝痛心獨公可以此言聞故来告之云其

明年即壬辰倭冦大至國幾亡公終樹中興大功夜

义言果驗此亦公平生所不言而其後鰲山夫人爲

其女姪李大憲敏迪夫人言之故始得聞之

○東平鄭駙馬嘗言余管典牲署以大祭犧牲看品

一年之内赴衙者凡八次路過桃渚洞故朴叅判簹

門前見舊時尾屋制甚朴陋一日見撤毁而改造之

棟樑柱礎大異前觀又一日見撤毁新家還復舊制

余恠之駐馬而招老人之坐市肆者問其由老人曰

當改構時有突興之可警者而主人不知爲神戒無

所改主人頃日之夢其諸先祖會坐祠堂捽入責之

曰吾室甚小而苟且容接許多尊客未嘗爲歉爾今
改構而廣大之不以先祖之心爲心亡吾家必矣命
僕隷笞臀數十覺則冷汗遍體起而痛哭即日毁之
還遵舊樣矣聞之不敢遽信後聞叅判外孫宗室啓
昌君之言亦如老人之言姜判書鋧連姻朴家故又
詳聞其事言之

○鄭林塘於　宣祖朝陳成三問等六臣死節之事
　上厲聲曰所謂六臣者何人也林塘惶恐不敢畢
其辭至　顯宗朝邇臣復有陳啓者　上曰三問等
乃皇朝方孝孺之類也及今　上已未閱武于露梁

左右有言六臣墓在隔江數里許者　上命封其墓且許後人尊崇之於是薦紳學士爭捐貨構祠於墓後山麓名曰魯湖祠辛未九月　上謁章陵輦過六臣墓以褒崇致祭事問議于大臣儒臣至臘月初六日乃下絲綸曰夫有國之所先務者固莫大乎崇節奬義人臣之所最難者亦莫過乎伏節死義此古昔帝王之所以必重節義之士而輒加褒錄者也念彼六臣豈不知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所事死而無悔是誠人所難能而其忠節凜凜於數百年之下可與　皇明方孝孺景清輩同日語矣矧適有事

先陵輦過墓傍於余心尤有所感者噫為親者諱詎
昧斯義而萘予之所欲褒者不惟秪為其節義當世
亂臣後世忠臣之教　聖意有在則今日此舉實所以
紹　世祖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之事
乎成三問等六人其令該曹特為復官致祭以樹百代
之風聲其後八年戊寅九月三十日前縣監申奎上
疏請復魯山位號十月二十三日命百僚咸集大庭
議其可否或言可或言不可二十八日　上下教曰
予竊惟　光廟受禪之初尊奉魯山為太上王矣又
命月三行起居之禮矣不幸末梢處分恐非　光廟

本意而究其源則由於六臣也六臣既褒其忠節則
於其故主之追復位號未知其更有嫌碍而　皇朝
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傚而行之矣予以爲今玆
追復蓋有光於　光廟之盛德也噫日者申奎之疏
展讀未半傷感之懷自切於中而未嘗以輕論重事
有一毫不平底意思此所以先詢於筵席者也嗚呼
神道人情不甚相遠無乃　祖宗在天之靈悅豫於
冥冥之中而有此相感之理也以疏逖之臣論至大
之擧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行則更待何時乎噫
王家處事自與匹夫不同是以或夬揮乾斷不拘拘

於論議者自古有之矣事苟可行何必持疑其令禮
官亟擧縟儀十一月初六日羣臣議上魯山大君謚
號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廟號曰端宗陵曰莊
陵上夫人宋氏謚號曰定順王后徽號曰端良齊敬
陵曰思陵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丑上冊寶二十七日
丁卯 上親祭躋主於 永寧殿同日又親臨興政
殿宣教頒赦於中外己卯八月初四日 上親祭思
陵右議政臣李世白東平尉臣鄭載崙爲亞終獻思
陵在楊州羣塲里距京城四十里始 宋后之廢置
也托其後祀於 端宗妹子鄭眉壽及薨葬于眉壽

墳山下而眉壽子孫世世繼葬衆塚累累是月初八日掌令魚史徽陳於榻前曰思陵局内鄭家先塋石物之仍存極爲不可請令埋之八侍諸臣各陳所見而皆如史徽言 上曰久遠墳墓既不可掘移則石物仍置似爲無妨故使之仍置矣羣議皆以爲不可標石外石物盡爲埋置

○中廟在晉陽邸娶愼守勤女爲配及靖國時守勤不肯與焉諸勳臣撲殺之 中廟臨御後勳臣不能愼氏正坤位極脅 上廢置于外宫人心之憤鬱久猶未已 顯宗朝侍從臣李端夏陳請建祠宇使愼

家子姓奉其祀而守塚若干人官給祭需至今 上
戊寅冬文官申奎上疏請復魯山位號而仍請追復
愼妃位號 上詢問于百官羣議不一而原任大臣
崔錫鼎以爲愼妃配體至尊廢出不以其罪而今其
神主久在閭家下同於匹庶之賤終有所未安如令
自官建祠四時差官行祭則庶可以少慰臣民之恨
欝而亦自不害於春秋大義矣 上命立祠于彰義
門內延慶殿傍使內侍守直行祀一如順懷昭顯兩
世子之例 上以兩絶句書下海昌尉吳泰周 御
製詩其一曰昔在元妃配 至尊建春夜出國人寃

惻怛邦無追復意奈玆不識　聖心存其二曰爲創
新祠祭愼氏千秋不替太常祀義起本由尊奉心傍
人何必證經史
○有老璫以掖庭間流傳之言語人曰　中宗靖國
後見元勲朴元宗柳順汀權位隆重賓客盈門　聖
心不平待之過優專以悅其心爲務使掖庭人賚與
珍玩奇羞以察其感戴深淺故朴柳兩人釋權謝客
近婦女飮醇酒能得畢命牖下　仁朝靖社後於諸
功臣中特遇數三功臣恩禮非常盖用　中廟故事
而數三功臣不能如柳朴兩臣之覺悟皆不得令終

在古已然之事可為後人將來之戒云

○宣祖嘗於宮中自歎曰子子雖多所恃者只一孫耳蓋指　仁祖也又命　仁祖小字曰天胤　聖祖先見之明可謂高出於百王之上而光海父子因此懷不平之心　仁祖之得免於禍實天相也金昌尉柳公建亮言之

○癸亥勳臣之將靖社也衆心皆歸　仁祖而金相國瑬誤聞人言咨且未決諸公謂金公不見天日之表故不能不動於人言若得一瞻龍顔則必傾心歸仰使前長湍府使具宏力請　仁祖以微服偕訪焉

金相夫人偶爾窺視待金公入内問之曰来客何人也金相漫應曰鄉儒耳夫人曰昨夢國君臨第與君對坐覺来猶記其顔貎今見来客宛然夢中所見極可恠也金相固奇　上狀貎及聞夫人之言益可驚異遂定推戴之議具宏即　仁祖渭陽也時在喪中故擧義日起復從軍云具公之子具綾豊仁壓言於人如是

○鄭左相昌衍於　宣廟壬午年間在臺閣請祔神德王后於　太廟　上不許左相公每以典禮未擧爲恨　顯廟己酉此論復起三司伏閤陳請時左

相公孫陽坡以首相率百官庭請遂擧縟儀盖繼述先志也陽坡名太和謚翼異㒔配享　顯廟廟庭

○今　上戊午年間尹鑴居宰臣位建請遣官別祭魯山墓仍擬請追復其位如　皇朝追復景泰皇帝之爲者謀諸薦紳大夫莫不心喜下至士庶人無不然人情大可見矣而首相許公積獨以爲難兵判金公錫冑問其由許公曰非謂不可但近來東西分黨之後其人敗則必并其言而斥之此論出於尹希仲他日西人復秉政則希仲必受禍若與此事而釐改之則其爲傷國體何如也吾心是其論而不爲贊

助者以是也希仲尹鑴字也

○廢世子當冠光海將錫名命詞臣必以累十兄弟可以聯名之字命之蓋自期多男也鄭左相昌衍聞而難曰世子其無弟矣　主上之預期未然之福殆同拳皇萬世無窮之意此亦不祥兆也

○光海君寵姬金尚宮有妹欲得福祿完備者以歸之光海招集術者于宮中推筭諸文武官之命咸曰新及第金南重武臣宋岦前程不可量光海既聞術士之言又於後日金公以假注書入侍光海見其儀采絶人而又聞其新喪室屢使人勒令作妾金公已

先已卜姓力辭終不承命其女遂歸宋岦岦在癸亥冬領兵馬隨李适于寧邊及适反被脅偕行而密通于官軍曰我於夜半當以所領兵往奔須開門以待之至其時果然　仁祖甚嘉之後岦差光海圍籬別將上疏曰臣與光海有同婿之義不敢冒疑而行
仁祖教曰宋岦忠義之士豈可以少嫌疑之速令往赴岦感泣而往金公位至判書二親皆享高年子孫亦多而年六十八卒于　顯廟朝宋岦官至知中樞兼都揔管享年九十皆如術者之言

○丁丑講和後清人禁絕我國不得與　皇朝通而

朝廷不忘必東之意密送僧人獨步者從海道輸款
時陽坡鄭相公按關西節與數三大臣主掌之而秘
不洩及獨步之還　皇朝人與之俱朝廷賚以銀蔘
而奸細之徒或與買賣販利其中金春白者現發伏
刑至崇禎辛巳十一月清使到我境得聞漢船往来
之事招問春白之妻曰汝夫乘何人之船而與明人
交通乎其妻對以所乘者宣川人船也而不知其名
見其面則可識云清使盡聚宣川人以船爲業者令
春白妻摘告則指徐起里素曰此是也清使以酷刑
訊起里素使言我朝與漢船往復狀而且誘之曰若

賫告則不死終日拷掠無完膚而起里素閉目不言
清人釋之而去槧漢舡之来糧餼銀蔘之輸給皆用
起里素之舡而渠恐貽禍國家分死不言人莫不嘉
歎陽坡嘗手錄其時事至今 上癸亥筵臣有白其
事于 上者請褒奬起里素 上可之求其子孫則
有起里素者自言其時受罪者即吾父而名論鶴論
鶴以水手隨使舡赴 皇都前後幾數十度名播華
夷其時以論鶴告則必尤致清人之疑故以子名換告
納供所謂起里素即我名也老父平生每道其時事
吾亦慣聞云朝廷命贖其子姓之在私籍者為良人

○呂領相聖齊 國舅西平公之外纎孫而判官韓斗相乃西平公纎曾孫也呂公登第唱名之日 孝廟私覲于寢殿曰予之外家零替冠冕不纎汝幸登第喜不可言汝須顧護韓斗相毋替終始呂公起而拜命故嘗爲斗相地未嘗不惓惓焉呂公之所後母節死江都時托呂公於 孝廟故 孝廟之特眷呂公如此云

○孝廟於戊戌落傷之後 玉候未復翌年四月初二日始乘小轎幸禁 苑召諸公子賜坐與語命錦昌副尉朴泰定近前題詩以進卽次韻以賜曰雨後晴

先萬緑新一堂少長是君臣花臺柳榭渾如畫時有
鶯聲聒噪主人仍諭曰當待九秋紅葉更召之已而曰
後會何可必也　聖心忽愀然不樂侍臣等以爲出
於適然明月初四日　仙馭賓天無乃有先知之兆
耳錦昌昭顯世子第二女慶寧郡主駙馬也
○顯廟在春宮未有螽斯之慶　孝廟佇企之甚至
預定小字以待聖孫之誕降及我聖上之載誕　孝
廟已昇遐　顯廟遂以　孝廟所命命小字曰龍祥
遵遺意也
○己亥三月二十五日夜　孝廟夢見金自點提劒八

宮若將犯上者　上大聲呵叱始乃退出　上仍驚覺問侍者夜如何其則更鼓四下而大雪數尺滿堦花樹盡皆壓倒折傷

○甲辰四月　顯廟親臨後苑春塘臺別試文武科即日唱榜榜未拆尚設進午膳　上命召諸駙馬公子賜以退膳　上曰今日之科何人當爲乎屢言不置其爲國家需才之意無異父兄之爲子弟待榜既而拆號則司䆠直長閔著重爲壯元

○乙巳顯廟以眼疾浴于溫陽郡之溫泉命諸近宗及儀賓等侍浴明年又奉　仁宣大妃以幸焉時有

以大梨進供者種其核於行宮墻底其後丁未戊申己酉連歲行幸輒加培植及壬戌年間東平鄭駙馬往焉則殿宇閴寂丹雘剥落而其樹之大幾至合拱矣見塗隱紙有諺書視之曰殿宇如故吾王何去前庭有木非吾王之手植者乎春回花開吾王何不與花俱来乎凄凉夜月杜鵑啼血吾心如裂觀其筆跡則鈍拙僅成字而能識當時事且辭意悲楚必是昔日掖庭賤隷過去者之所書也

○申執義命圭子孫甚繁人稱福人而其妻乃 仁宣大妃姨弟也辛亥四月令 上嘉禮時 后命招

八大內陳設衾枕焉至癸丑還奉　寧陵而申以封
陵時董役郎官當被極律臺諫請貸其死　上久不
允翌年二月　大妃疾大漸語　顯廟曰命主之生
死乃朝廷事也予不敢與焉而但念其妻執事於世
子嘉禮之日命主若被刑戮則不能無欠於吉事也
申之得蒙寬典或由於此云

○東平鄭駙馬庚戌奉使燕京路有一女自稱朝鮮
人到門求謁進而問之則名春節後改義英家在漢
城石串里曾爲　仁穆大妃殿侍女丙子爲清將所
擄而其人廣畜姬妾終無嗣續渠以晩進獨生一子

清將大愛之特寵驕妬終被斥黜置之郊庄僅給衣食而其子今已成人得職曰言癸丑間永昌被禍委折及 仁穆幽閉西宮以至癸亥反正事歷歷如目覩傍及他細瑣事亦娓娓可聽且意 仁祖尚在宥曰問安否鄭公爲言 仁孝兩廟禮陟繼序狀其人垂淚不已及復命 仁宣大妃同 顯廟賜對以是語達之時有老宮人在傍者聞而泣曰是固 大妃殿内人也言其狀貌聲音甚詳

○椬果在中原 孝廟甲午乙未間麟坪大君使燕載其樹以還將待其結實而進之九重戊戌大君卒

己亥　孝廟賓天至庚子始結果犇坪諸子獻之
顯廟命薦魂殿茶禮此果始来人思一嘗而不得今
則幾遍國中矣一名氷果
○今　上己巳三月十六日寒食　上親行祀事于
莊烈趙大妃魂殿祭罷百官奉慰忽見月蝕盖非當
蝕而蝕也人皆異之其四月二十一日　上對臣僚
始發廢妃之意二十五日前判書吳斗寅前應教朴
泰輔等陳疏争之受栲椋配遠地相繼途死五月初
二日坤殿閔氏遜位于安國坊私第而官供既絶而
兄弟家私備饌羞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鳴鷄　妃

命放庭中以養之其形漸異久則化爲雄鷄庭中玉
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侍人疑其有異未一年以
甲戌四月十二日復正　坤位縟禮旣舉遣使淸朝
仍請誥命乙亥正月勑使宣勑還歸　上親餞于西
郊兩使合辭以謝曰荷　國王厚待豈無感祝之言
手願　國王與中殿共享萬年之福其含諷勉勵之
意溢於辭色
○今　上甲戌四月初二日南領相九萬起廢復爲相
翌年十月疏陳所懷其略曰蓋自甲寅以來朝廷之
變易者屢矣其禍亂之構則皆知其根柢於黨論而

其翻復之機則或言其夤緣於逕略是以其以憸小害良善者固不足道雖在法當誅者罪人之心未嘗自服輿人之誦亦多竊議以此鈇鉞亟行於公卿而紀綱愈不立處分每新於朝廷而人心愈益疑黜陟靡常禍福無門賤人指高位有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皆若湘潭之卧龍泯泯棼棼雲擾而波蕩旣不可以威制而力勝又不可以家喻而戶曉向來朝臣之一進一退有若晝夜之相反春秋之迭代每使此一邊人議彼一邊人之罪是所謂人方爲俎刀我方爲魚肉者也積疑之餘蓄怨之中其處置之不得

其中固其勢然也　上以辭意激切誠極忠款答之
庚申南人或竄或死亦多廢錮李參判堂㨾之卒俞
判書夏益以詩挽之曰親朋屈指幾人存半是三危
半九原惆悵世間餘老物廣陵殘月又招魂辭意悲
楚見者哀之金公壽興壽恒先後大拜俱位上相今
上己巳二月南人復秉政二公俱謫遠地仲病卒季
有後命其伯都正壽增在村庄挽李判書翊相詩曰
牢落人間後死悲更無餘淚及親知青山好葬如君
少宜向九原作賀詞令人垂淚不忍再讀己巳春有
南人卿宰卒而在殯者未幾朝著變易南人陞擢西

人誅竄李叅判瑞雨挽之曰可憐今日事不使此翁
看後之覽者可想伊時悲忻景像矣
○崇禎丙子之亂金自點爲都元帥領兵在外常使
南斗柄爲斥堠將丁丑正月二十一日陣于楊根迷
源村忽以他人代之召斗柄語之曰曉夢爾大人乞
余今日改汝斥堠覺來心不能安故以他人代之矣
斗柄泣曰今日是吾父戰亡之日蓋其父宜春君以
興於丁卯之亂死節於安州也是日代斗柄斥堠者
果遇賊死陽坡鄭相公是時爲從事官親聞而記之
斗柄後至叅判兼御將

○壺谷南尚書龍翼早歲蜚英年二十四以前正言疾甚劇夢中作詩曰絶塞行人少覊愁上客顔蕭蕭十里雨夜度鬼門關不知其何意也至今　上辛未十月以己巳年元子定號須教文中用夢蘭之語論配于明川翌年二月初二日卒于謫所壽六十五旅櫬将發寒雨蕭蕭至十里許始霽而鬼門關距明川不滿四十里前詩乃驗

○湖州蔡尚書裕後與鶴谷洪相國瑞鳳情厚洪公與議靖　社欲拉蔡公共其事而不知其意之如何以詩試之曰少日風波畏風波亦已多今宵睡足處

夢唱定風波蔡公茫然不知其意洪公遂不敢告及

勳集蔡始覺之曰我於其時若知其事将何以處之

乎其不能覺乃天相我也

○孝廟友愛毋弟犭粦坪大君大君以戊戌五月逝

孝廟甚悼之犭粦坪諸子方在次忽有一頭陀俗所謂

居士者自言受大君語詣門請謁諸子怪之使人詰

之答云吾是死而復生者也逢大君老爺則使之傳

意于諸公子曰我雖棄世明年五月初四日當與兄

王相會矣諸子駭之亟令遣去秘不發説而人或有

知者翌年五月初四日　孝廟賓天　顯廟特許犭粦

坪大君諸子持服入臨諸公子於闕中問此事於麟
坪諸胤則言之如是
○今 上庚申春初故麟坪大君第婢往省其族屬
於數百里之外忽發狂倍途而來潛踰高墻直入大
君祠宇中門內大聲而哭號痛達朝其祠宇在園中
隱僻處家人未之知而門外人聞之大駭來告家人
始往見之則其女解其衣掛於門外樹枝坐階上窺
祠堂而哭甚悲楨柟聞而來見欲縛之其女正色曰
我爲獜坪夫人吳氏爾毋也欲指示爾輩可生之道
何反縛我我爲楨柟曰此胡說也令逐逐之翌日不知自

何來又坐於祠宇向楨柟家而哭曰我是汝毌也朝
廷方密謀誅汝而汝輩不知我曾請於 列聖及
孝廟在天之靈祈逭其禍則 孝廟謂事機已成不
可救解故我遑遑來告於汝曹而尚不覺悟日事游
獵以增其過此又何也言訖又哭哭訖又言聲不絶
口已而踞坐于墻上作刑訊狀曰汝輩不久將被此
刑奈何奈何言訖哭倒于地楨柟聞之使人逐之而
任其所往後數月柟因鄭元老上變伏誅叔侄皆流
竄而楨賜藥死楨大君苐二子始封福昌君至己巳
伸寃復官賜祭甲戌復追奪柟其次也始封福善君

其婢今為完人如不病時人問伊日事則皆不知云
○顯廟辛亥年間咸鏡道得一童子於海濱無人之處年可八九歲而衣服既別語音亦異其所從來茫不可測狀送備局備局令倭譯徐孝男見而問之則侏儒島語中間有一二可通處問其土俗則作射獵狀問其來由則作棹船狀似是魚皮㺚子之捕魚者泊于我境下陸取物之際卒遇暴風不敢將雛而去也柳大將赫然令援卒伍使之養育而名以繼卜姓之以魚以其為魚皮㺚子之種也亦猶日磾姓金之意云繼卜今為訓局管庫

○癸亥改王後以李适爲副元帥出鎭寧邉适辭於王城張公晩適術士南應敏在傍見之歸言於谿谷張相曰适必反谿谷問其故應敏曰吾望其氣見其欲呑長釼者三而不能也已又欲呑短釼者三而又不能也末乃使呑三小刀向若呑長釼則我國不能制也呑短釼則未知勝否何居也今止於呑小刀雖反必見禽矣張公以妖誕呵之之未幾适果反而敗如應敏之言應敏官至郡守

○海豊君鄭公孝俊未娶時夢有人携往一處指紫衣夫人曰此爲汝配當福汝家海豊覺而心識之旣

娶連喪三耦皆無男子年三十七四娶全義李氏郎
水使直卿女叅贊俊民之曽孫也委禽之日黙觀其
顔貌衣裳及所居房舍窓櫳庭除宛然昔夢之所覩
者也既而生五子植弼善檻判書晳樸皆叅判積掌
令植之子重徽亦叅判而皆以文科顯海豊及見其
子孫之顯揚享年八十九卒于　顯宗六年世之談
福祿者必首稱焉萬事皆有前定而雜術之士或以
遷改先墓或以祈禳之道擬變其已定之禍福豈非
妄也海豊初室只有二女其長爲吳知事翻夫人吳
公親聞海豊之言傳於人

○任叅判義伯常語人曰在下位不可輕論上官長短余於丙子亂後爲户曹郎而李判書溟爲判書時有清將索珎品寳釼李公使余督市人覔納累日始得一釼以進則李公受而藏之私室又令更進一口市人大以爲怨余亦疑駭妄加醜詆於衆會之處而然不敢違更得一口而大不及於前者李公命遺清將清將猶喜而受之未幾清帝求寳釼甚急李公始以前日所藏者出給仍笑謂余曰郎官今猶辱我乎盖先料清帝之必有求而藏在官府或爲吏輩所換仍留私室以待也其料事揣情非凡人所及云

○我　太祖開國後賜宰臣宴于政府皆以前朝宰相入仕新　朝者也與宴選妓中有雪梅者才貌過人而喜滛特甚政丞某醉而戲之曰聞汝朝從東家食暮歸西家宿亦爲老夫薦枕否梅歛袵而對曰東家食西家宿之賤軀得侍事王氏事李氏之政丞則豈不宜耶政丞面赤低頭座中唏嘘嘿嘿或有墮淚者

○柳舍人顥善相人與姜判樞栢年及他文官數十人同隷槐院嘗會　公座而姜公素病羸若不保朝夕諸人字號戲之曰叔久今年不死則明年必死安能久於世乎舍人曰君輩勿以某之清弱多病輕視之

也此座盡死後當獨享晩福前頭不可量也諸人皆笑曰妄言也其人壽孰不壽乎後五十年間諸人盡没獨姜公官一品卒於康熙辛酉正月壽七十九

○宣廟朝 王子仁城君珙遭戊辰禍諸子皆竄配及蒙宥還家蟄處畏縮不畜車馬丙子秋間 仁廟須賜貢馬受置皂櫪間而無馴擾騎載之事及至臘月十二日西報猝至蒲城烏竄 上八南漢仁城子海寧君佊將扈從而家中只有此馬乃自鞴鞍翁勒而前攫後跳殆不可察而事急無可奈何不得不冒死騎之其馬或躍或驟終能追逐屬車得入山城

仁祖聞其来謂群臣曰仁城之子扈從来到予甚嘉
之暨還都首下仁城復官之命繼有仁城諸子付祿
之恩撫愛接待終始優厚海寧嘗謂人曰人家禍福
豈非天數當時吾輩之復見天日皆由一馬之力也
云海寧生扵萬曆乙卯壽至七十六有八子諸孫
○潛谷金相國與諸宰語及乙酉歲　仁祖擇儲時
事曰議儲之初　仁廟不示宸斷并擧兩大君諭諸
臣曰擇扵斯二者此　聖祖大失着也幸賴　宗廟
神靈人無異辭歸扵　孝廟若使諸臣中或有狂率
不擇言者則日後禍福有不可勝言此可為後戒也

○欝陵島在東海中而距陸絶遠風濤危險天日清朗之時自江陵三陟等地登高東望則有縹緲三峯隱見於滄波間或稱遠可七八百里或稱數千里終不能指定而海民漁採者往返相屬國家不能知康熙甲戌有魚船數隻往遭倭人倭人誘致其船中舉帆徑還乃謂鮮人犯越我竹島而移送對馬島使達於我朝朝廷謂欝陵島自是我國所屬　祖宗朝以其水途踔遠民不供役刷還居人而空其地其為我地則明矣而倭人稱為竹島異其名而欲屬其國必遣官搜討其島中土地物産及人民然後可以斥絶

倭人始以前兵使張漢相為三陟僉使率倭譯安慎
徽等百五十人往審之漢相等以甲戌九月十九日
發船開洋二十一日到泊登陸周覽全島則皆石壁
絶立而其中三峯岌嶪特立此則嶺東所望三峯也
山腰以下始為土山而洞壑深邃樹木蔽天路經擁
塞不得入且其土地瘠薄難施農功只有竹田數三
處可以治耕而亦不過三四十日耕云世稱欝陵島
土地沃饒物産富足鼠大如猫竹可盈抱古有建國
稱君者名以欝陵島國云者皆浪說也雖以漢相等
所賫圖說觀之合島周遺僅一百五六十里也而南

北七十里東西六十里則已非建國之地民居舊址又不過十餘處則邑猶不足況於國乎且其所產木則冬栢紫檀側栢黄蘗槐椵桑楡而無桃李松榛橡栗禽則烏鵲獸則猫鼠水族則可支魚穴居巖磧云俗謂鬱陵島桃核可以為盃而獐鹿成郡者亦浪說也可支魚無鱗有毛魚身四足而後足甚短陸則不能善步走水如飛聲如嬰兒取其脂可以燃燈云漢相等旣還倭人亦無發言之端

○趙玄谷緯漢文章爲儕流所推嘗直玉堂有學士着書未竟忽投地曰掩卷輒忘見之何益趙公曰人

之喫飯不能恒留腹中消化爲糞而精英之氣自能潤澤身體讀書者亦類乎此見雖輒忘自有長進之效不可以不能記而自棄之先輩以其言爲有理云

○人心不同如其面焉縣監李某士人朴某俱娶後妻而兩人之妻皆育於繼母其待之也全無恩愛備嘗艱楚及有所歸李妻則撫育前妻之子女過於已出其死也垂涕而語之曰我有所懲欲得賢繼母之稱而有志未遂沒亦茹恨云朴妻則以其繼母之督已者督責前妻子女至有不保其命者人皆歎其性質之不同矣朝著累變秉權誅竄互相得失而或有

懲於前而緩於後者或有激於前而刻於後者人謂與兩婦人事相類云

○有一長老語人曰釼者殺伐之物而其以寶稱老尤禀氣烈異不宜蓄之蓄之必有禍黃府尹一皓有一釼甚寶之一日釼忽自拔幾至脫鞘隱隱作聲府尹曰使有用之物廢置不得試欝而爲恠如此吾必不免矣後爲灣尹以無妄得罪清國清國使我國殺之而遣使蒞斬公以其釼贈行刑者曰以此殺我恐爲汝物從容就命無異平昔見者莫不揮淚　仁祖愍其寃命廩其老母終其身時崇禎十四年辛巳云

○李五峰好閔少時與五六朋儕做業於僻巷空舍一夕諸友皆歸家公獨坐讀書忽有尾礫沙石自空飛下拂面撲衣者無數公苦之俛首俯伏取冊籠以蓋身須臾有擊籠作聲者曰府院君新来如是者五六聲公後擢文科封延陵府院君以文章名世受知宣廟屢典文衡

○朴淵瀑布為松都第一奇觀而冬月成氷之後則遊客多以松明作炬爇火隱映於氷巖之間赤色照耀若火龍騰空者有三四宗室別出新意載薪木幾駄使寺僧煮而灌之赤水成氷奇怪難狀人謂血瀑

蘇木非我國所産而其浪費如此已非惜福之道而
血濕之名聞者以為不祥後果不免凶禍
○今 上丙辰有僧處瓊者到時相第自稱昭顯世
子遺腹子且獻倭菱花紙一卮曰我生之初慈氏姜
嬪手錄生年月日明以遺之而匿養民間云觀其書
則乃諺書而書昭顯世子遺腹子乙酉四月某日生
左書姜嬪二字 朝廷見而疑之會諸宰雜治之得
其奸狀乃原州邨氓之子也伏刑武庫前路此與成
古遂事同姜氏以甲申十月生慶安郡十月之距乙
酉四月不滿十朔且姜嬪之稱乃賜死後大內所稱

之辭也非姜氏自稱之語而菱花紙又非宮掖間稀
貴之物瓊欲以此藉重以眩人目其村俗愚蠢可知
而使之然者乃一公子家女婢也其婢往来山寺與
瓊交奸稱瓊爲仙風道骨决非凡人之子必龍種也
瓊聞此言心喜又因宮女輩習宮禁間說話遂生非
分之望以至於此云
○顯廟甲辰年間忠清道人家柿木爲風所折劈以
薪之中有上下和木四字字法方正如墨寫洪武正
韵體者而墨痕深入左右各寸許翌年　駕幸温陽
人有持之以来者從官皆得以見之有一文士觧之

曰此乃上下和睦之兆也一老帥曰以吾觀之從今以往朋黨之禍大起上下紊亂終必至於以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公輩自當見之吾言如不中斷吾棺鞭吾屍可也老帥即忠兵閔震益時來在　行宮

○甲寅八月　顯廟棄郡臣　大行在殯而忽一夕有訛言自西至謂有海賊八冦半日之間傳及都城中外奔避廬舍一空父子奴主之不相待者甚多哭聲遍滿街巷塡咽在外士大夫或有聞難來赴者或有方帶職而逃避者因此而可卜他日事也

○李爾瞻在光海朝倡爲廢　母后之論嘗於公會

語首相朴承宗曰大論旣成則當為錄勳勳號宜稱
顯國矣朴素有心病張目大聲曰顯是現鳥之現字
耶爾瞻更不得發言盖顯與現音相近而現鳥乃方
言露醜之謂也承宗以首相坐廟堂以鄙悖之言慢
辱卿宰見聞俱駭而其斥絶邪論則自有特立不可
犯者矣

○今 上甲戌秋 莊烈王后徽陵陵上有虫形如
蠐螬大如手指八土四五寸許食草根草無一莖活
者大臣與諸司官進詣 陵所削去舊土盡捕其虫
然後加以新土改排沙草

○大內煕政堂有池頗深一日諸公主駢立水邉而曰游水之人能如白鷗沒波云豈人而能然乎有一宮女在傍曰生長江村素能慣習願試小技卽觧衣投水而久廢之餘運用手足不能捷疾沉入水底諸主大驚散走急令掖庭僕隷拯出之則已死矣 顯廟丙午年間也

○大內空殿有矢仰着於椽楣間自外流入者則當俯着於柱棟窓壁之間而此乃身在屋下仰而射之者也拔而視之矢有刻名曰摠戎軍官某而軍校中元無是人時金錫翼爲摠戎使知內間有害已者憂

怖縱飲以死乃丙寅二月也年四十二金公卽　明
聖王后之弟也
○閔公維重在　顯廟朝以才諝擢陞至位八座今
上辛酉古長司馬公仲女膺選爲　繼妃正位坤極
遂進爵爲驪陽府院君數年後朝廷爲慮經費難繼
將欲裁減貢物價而僉議以爲非閔公不可俾公掌
其事公感激殊遇不顧一身利害殫竭心力經年方
訖爲國勞悴誠有人所不及者然而都民太半以貢
物資生恨公裁減怨毒次骨宮中侍女非其姑姊妹
卽其女也於人所不知之中爲害實多公以丁卯六

月卒後二年己巳　坤殿出居私第仍奪公封爵至
甲戌　坤殿復位還復公舊號遣近侍祭其墓
○甲寅六月大內熙政堂池中有蓮花并蔕者老璫
以爲不祥兆而竊憂之時　仁宣張大妃因山纔畢
而八月　顯廟又昇遐老璫必有所驗而云也其後
己未秋暎花堂池中有此異翌年　仁敬王后金氏
上賓壬戌秋翠微亭池又有此異癸亥　明聖王后
禮陟焉
○今　上壬戌年間唐本佛經漂到全羅忠淸海邊
而數十冊爲一匣外裹油紙故皆無濡濕氣收聚京

師幾至千卷而不可知其所從来其後五六年又有
塗金木佛浮海到濟州牧使李尚馠狀聞朝廷有老
儒聞而憂之曰國俗将變必有先兆此乃佛教大興
之徵也今去壬戌僅廿餘年而宫中之人奉佛甚勤
其親戚之在閭巷者傚而行之競相慕效不惜所費
至有妖人全汝天者寅緣獻術讀七星經于空闕宫
人又與比丘尼之在東胡者締結往来留連無常特
未及剃髮耳近有士子之讀書山寺者多言自 大
内及諸宫送人寺刹燒香燃燈飯僧布施殆無虗月
不知前頭又将何如云前日老儒之言至是果驗

○甲寅換局後尹巋爲掌苑提調其諸子有求梨於貢物下人者及庚申獄起巋辭連就獄其諸子伏於金吾門外뫼号叩地掌苑下人輩望見而嘲之曰何不索梨以洩煩鬱之氣耶有一時宰子招其人嘉奬之所親老吏竊嘆曰下人之蔡時慢辱士夫其習可惡而不禁反奬許之異日宰相家之遭此變吾知其由於今日嘉奬之言至己巳果有如此事者其言乃果驗也

○丙子亂後　昭顯世子質瀋陽　孝廟在鳳林邸與麟平大君隨焉淸帝時邀　世子大君及諸臣從

容款洽出其不意以食餘果餠魚肉急與 世子大
君以觀倉卒應變之狀而其試 孝廟尤多盖心有
所異之也此外他事亦多類此莫可窺測云
○永安尉洪公言 祖宗朝有一後宮每有身輒購
巨鯉魚謂大補孕婦而爲朝夕膳羞其所生子女或
凶或病無一無恙者人以爲祟於鯉此可以爲後人
戒也云
○孝廟末年天安郡守徐抃上變告一隊士大夫推
近宗其爲不軌宮中鼎沸女侍輩握手號泣及 上
親鞫事歸無實 上杖殺抃盖於時距癸亥不遠宮

中多有目見反正時事故人心不固驚動如此

○觀象監正朴曒於　顯廟壬子年間謂人曰近日乾象示變歲在甲寅當有白衣之會而從今以往公卿大夫多罹禍綱得免者幾希矣至甲寅二月　仁宣大妃上仙曒曰恐不止此其年八月　顯廟昇遐又於乙卯年間雲南王吳三桂建號改元衆謂燕都朝夕必亡而曒獨曰福德在燕雖百三桂燕必不亡其言果驗

○顯廟丙午年　大內巡警內人見通明殿廡有白頭老翁携一小兒而行見而駭之大呼有賊老翁走

八厨房卽命内侍率小璫搜討則封鐍如舊開而點
檢則只失乾脯數條煮山蔘數塊始知其爲鬼魅也
○甲寅宋相之謫長鬐也金吾吏之随都事押去者
欲悅當路人頗有困辱及庚申宋門弟子爲金吾郞
其吏尚在籍旣施重杖又欲繼杖吏自縊於金吾府
中而死曳屍出門又有孔聖廟守僕鐵善者自稱西
人而稱南人爲彼輩稱尹鑴爲賊鑴南人痛入骨髓
已巳換局後爲師儒之長者猛施臀杖又將移送齋
任之所復施嚴杖鐵善自度不能堪自刎而死
○吏部不能盡記朝士履歷必問下吏有數吏當西

人秉政時則某人出入宋政丞門下得賢士稱首發請殺尹善道之論儒林至今稱之南人秉政則曰其人以泮儒立異於牛栗從祀之論尹貳相老爺許以強真及其出身又辱宋金兩相大爲搢紳所推許云而尊之辱之變於俄傾之間前後銓官皆微笑而樂聞之識者不咎吏而咎前後銓官

○西人文官某招盲卜褁志盍論婚事吉凶有客自外而至曰此盲乃押習於南人政丞某第者也文官聞卽大驚斥而送之聞者駭之其後南人宰相某家婦女以兒少病患招巫女方張祈禳之事而旋聞此

巫獲習於西人其宰夫人遷撤床卓批頰毆出故近日盲卜亦有西南之目

○今　上庚申四月鄭元老姜萬鉄上變告福善君柟與首相許積之妾子堅謀不軌朝廷設鞫治之而首相亦在辭連中其供辭曰臣若與知乎玆豈有丙辰密奏事乎及獄上　上命勿坐而免爲庶人使歸田里臺諫閱月爭執終不允及捕盜廳以次王推案進上始賜死乃其年五月十一日也盖次玉乃武人李東耉之女而富譯徐孝男之子婦也有美色堅設計強奸而秘其迹人不知其誰所爲己未正月右尹

南公九萬疏陳其事請令鈎覈秋曹以堅所爲上聞而諸臣爲堅救解者多終不抵罪又請令捕盜廳改覈而所覈與秋曹同復移禁府更覈則禁府乃謂堅無是事而南既誣罔捕盜大將又搆揑之並竄於遠惡地至是更令捕廳究得則又與己未捕廳推案合上以其時庇護惡子不是之故有後命東平鄭公嘗問金右相錫胄曰許之丙辰密奏事世不能知公或知之乎金相曰丙辰六月二日 顯烈王大妃(明聖王后尊號)之疾亟也 上却食號泣傷損玉體許以藥房都提調留直闕中排闥獨入大内請 上入夾房密奏

曰 殿下無他兄弟而強宗布列所行不遜 殿下幼冲所頼者惟 慈聖而 慈聖玉候至此 殿下復誰為恃乎動静起居必加審慎而饌羞之自外入來者勿輕進御云余於其時為藥房二提調同在一處又忝肺腑故得以聞之云至已巳 上命復其官甲戌又追奪

○中宗朝有武班勲臣官高祿厚而終不要推恩之典封贈其先又不以因功所得之物供其先祀人問其故武臣曰吾父儒士也志操廉潔未嘗向人有求乞言亦未嘗有傷人害物之言交人必擇方正之人

常以此訓戒子孫而吾甚不肖不能奉承父旨多交
雜流雜流中有謀不軌者不得不上變告以正邦刑
吾以是錄功封爵富貴至此而吾之所得皆罪人家
産也有罪者之伏法毫無可惜而延及無辜收司籍
沒無所區別每於月明之時細哭冤號之聲隱隱若
聞於空中想吾父精靈聞此冤哭之聲必不悅於冥
冥之中不以吾富貴爲榮故吾旣不敢推恩封贈亦
不敢以因功所得享先所以事死如事生不敢違父
志也終其身不變初志人莫不多之云鄭東平 顯
宗朝與趙判書珩伴直摠府以其童稚時聞於長老

者言之如是

○近有一武夫為某邑倅民有爭田者甲是乙非武夫從公決折將及成案有一權宰受乙者賂抵書於倅大示威㬥武夫招甲者流涕曰吾不從權宰之言則不能保吾爵不得不知非誤決汝之他日地下訴我於刀山之獄也甲者亦叩膺痛哭而退聞者莫不為世道之寒心云

○有一老吏歸自闕中語其妻孥曰近來名官聚會終日所談無一及於國計民憂者只論列邑諸帥所饋多少好否比較彼此曰某帥所送物種頗優其倅

所送其物極精妙名流之評品饋遺如此則外方之
徵歛必增徵歛增則民怨必興民怨興則國安得不
亡垂涕不已時今　上丙子冬也
○宗室清平君佺放浪詩酒不顧家事人問其故清
平曰祖考慶昌君以得於恩賜者歛散取殖獲銀七
萬兩及別紋潞洲紬二千疋其他器物稱是値丙子
清人之亂盡棄之爲他人所有我懲此而不事産業
矣其祖考諱珝　宣廟朝王子
○死生吉凶自有天定豈用人力於其間哉檜興君
黄憑之爲平安兵使也有相識舌官犯潛商當斬因

繫營獄以俟朝旨黃心慼之欲其全身徑甕使心腹軍校齎賣河豚卵日五六饋過十餘日猶不死終被顯戮豈非天耶

○李仁夏爲黃海兵使時趙監司世煥以黃州判官在其管下兵使於一營大會時問曰聞判官竊取公庫中某物受某甲賂屈某乙訟且有意逐我貽書京中朋儕誣我不法誠有之乎判官曰下官之事上官於玆有日月矣上官必有酌量下官何敢費辭自明乎惟當引罪而已兵使笑曰此乃偏裨某之言也不然吾何以知之乎其人在座聞之面色如土氣沮不

能擧頭卽辭而歸家盖兵使欲令他裨吏不得行諸也
○强死爲厲古人已言之矣金都正克孝爲楊口縣監時晝坐客舍左右適無侍者忽見一人自庭入来頭着平凉笠身衣布衫直到窓前以手挽金公之手金公力據門限以拒之故不得出窓外大呼救人吏輩在門外稍遠久後始来則無所覩矣金公言其狀吏曰此邑有守客舍者以非辜被殺有時依㑺如是云都正乃仙源清陰兩公之考也嘗戒後輩使不得獨坐官舍云
○囬姐姓崔氏中國山東省青州府壽光縣人也爲

同縣四基倉居秀才張九簫妻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被掠於清人翌年六月八 昭顯質館乙酉隨世子東歸每言明季灾異曰嘗有白狗自山而下人立而言曰天亂天亂人見而尋之則不見又有男子飛八人家自稱仙人索茶喫之旋即飛去其飛雖不能如驚鳧之决然而過於家鷄頭髮編作三條姐親見之云姐之父曰雲溥爲知紅通縣還家而姐始生故名之乃天啓乙丑十一月十七日也祖鳴吉外祖支命山九簫之父名洙泗有嫡子三人九簫其季也又有庶子二人云姐能畫善繡爲人明透無事不解

多有我國人所不及者又有柔姐緊姐皆於甲申燕
都之敗與回姐一時東来而緊姐明朝宰相之後妻
也娟秀善粧梳有士族風味死於丁亥柔姐只解刺
繡死於庚申遺言火葬諸姐皆在宮中而不識文其
姓名籍貫不知爲某字只依其口語以方音録之回
姐沒于康熙乙酉年八十一葬于楊州香花郎屈姐
者中國蘓州府蘓州縣人 皇明宮女也燕都之敗
歸于我東嘗言明季紀綱大壞獻遺公行女子有才
貌者皆爲邑倅脅奪以媚權貴或自八己渠母産女
輒殺之渠之初生其外祖母適来取而養之得不死

云姐又云 崇禎皇帝多内寵科道官每以抑後宮陳戒 帝甚憚之云姐在薊州時一村皆其同姓而宮人須廩記書已姓字字頭如尺字狀其音爲圭我國人依其口語以方音之相近者呼爲圭姐而不知其何字録其言使譯官之赴燕者質諸中國之人乃屈氏也姐没有誌墓之文題曰 皇明宮人朝鮮國尚記薊州屈氏墓誌敘曰姐姓屈氏中國薊州府薊州縣人七歲入宮侍 孝純劉太后后卽 懷宗皇帝生母也崇禎甲申三月闖賊陷 皇都已而清人入滅闖賊仍攘而都焉時我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清人以姐歸于　世子館遂承顧眄時年二十二是歲十月　世子嬪生我先考慶安君府君于質館姐克勤撫護乙酉　世子還姐隨而東四月　世子卒姐留宮中事　莊烈王后累拜至尚記乃女官之從六品也　后薨姐居余家保視余子女甚劬丙子冬余御命之燕丁丑春返命則姐已以元日歿　上錫之棺器葬于先考葬山之內乃京畿高陽郡之大慈洞也嗚呼姐生于閩越長于燕薊卒死于海外偏荒之土考其終始有足以悽愴而傷心者惟其弱歲克皇宮下陳遭罹禍故親見天地之反覆而幸以自潔

其身托滕于我禮義之邦蒙　國渥恩以考終焉其
覩張瑱英王清惠拘幽氊幙自歌其悲恨者相去遠
矣余既悲姐歿身手異國又隱其勞于余家也聊記
數語藏諸幽竁庶幾陵谷變易之後見者哀而勿傷
也時　皇明崇禎甲申後五十四年丁丑端陽日輿
祿大夫宗親府臨昌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焜識

○今　上丙寅夏間濟州大洋中有棟樑柱椽平床
窓户等物漂到濵海之地而神位板二神主位板一
空棺六有屍完柩一同時漂到棺制則稍高於我國
之制而上下盖板及左右板皆無全板並連付以成

之神位板則一書明從仕郎陜西臨洮衛經歷萧十
六府君神主一書吏科椽吏之神主而皆以朱紅書
填字摽頗大神主板前面冨春郡孫守柳靈位而傍
書孝子孫伯仲等奉祀陷中兩行分書壬申歲十一
月初八日生亥時丙子歲四月二十九日死亥時而
棺及神主非栢非松一如濟州所稱眞珠木又有塗
金小木佛二坐亦爲漂到牧使李尚銓埋其屍柩及
神主於水濵高燥處分送木佛於山寺後狀聞朝廷
翌年丁卯南京蘇州地方漢人張文達等六十五人
漂到濟州朝廷以其船敗從陸送還路過京城人有

以昨年事問之則以書答之云明白聞知山東遭水荒洪漲人家淹沒屍柩漂去者不計其數

○今 上乙丑正月九日漢都鍾閣火火照城中士女奔波以觀之丁卯九月三日 莊烈趙大妃所御萬壽殿千慶樓火火光燭天照于十里之内都民奔救汲水男女肩背相磨而終不得撲滅盡爲灰燼服玩器皿一無所完十月三日 恭陵陵上火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夜 章陵陵上火百官以淺淡服各聚其司依禮文滿三日而除戊寅至月二十三日 上在慶德宮 中殿閔氏殿下御承暉殿自五六日前

有慾侯卧于床席是日夜三更有火不知自何處起
已及殿簷又至寢室侍者皆散走而獨有一宫女冒
炎突入背負出門 祖宗朝舊物及 大殿中殿服
御之物盡為燒燼是日百官進慰箋有二宫人飲酒
耽眊不及出一人燒死於火中一人爛傷翌日乃死
○廢主燕山君及夫人愼氏雙墳在楊州海等村余
嘗過墓下見其繞後之曲墻衛墓之象設一如王子
女禮葬之制燕山墓竪短碣題曰燕山君之墓背刻
正德八年二月二十日葬夫人墓別立一石題之曰
居昌愼氏之墓背刻嘉靖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葬

按燕山以正德元年丙寅九月見廢卒于其年十二月而葬在癸酉或者初行權窆之禮至八年而始爲安葬于此耶嘉靖十六年卽 中宗大王三十二年丁酉也

○今 上癸亥靑平尉沈公益顯之卒也卜山于高陽石川谷有里人語之曰此洞舊號興靑興靑卽燕山時妓院之號也或者燕山宫人之葬在此耶及禮葬官治山得誌石三片其面曰卒麗媛誌石觀其文則果如里人之語沈家子弟遂移壙三尺許葬焉至辛未十月靑平之墓移葬于廣州麗媛誌文曰麗媛

姓安氏諱笑霜梅縣監李堅外曽孫父仲山祖不知
曽祖豆産世居原州媛天資雅麗夙有絶代之稱歲
乙丑選入聚紅院恪謹愼淑冠于諸列遂擢蒙聖眷
昵侍近側凡淸宴暇豫左右無違忤又善承聖后樛
木之化以助成内治是年八月日以病卒訃聞自內
宮以至永巷長側無不悲悼追惜上深用軫念命奠
于襄次治喪用一等禮追拜麗人尋加麗媛異數也
擇城西近地得古高陽郡菁川麓丑坐未向之原葬
焉實弘治乙丑十月十九日庚午也嗚呼天不可知
巧賦麗質選入後宮似若輔祐而遽孤隆眷零落丘

山是何意耶寶玉希世艷蘂易殞其理也歟精粹或夭滓濁幸延抑其命歟天固不可知矣弘治十八年十月日謹誌云而不書述者之名不知誰氏之作也弘治十八年乙丑燕山十一年也

○有僧呂還本推陋無識者而能以妖言惑衆自謂有天命當王東國愚氓翕然尊信有以女妻之者有以財奉之者至有身為奴隷恪勤執役者乘肥衣輕騶從塞路以至日用百物無所不備始自海西遍及圻甸輦下兵士亦有潛相通信者徒黨幾至數千人以官爵預許諸人自三公至六部庶司無不排置至

令上戊辰夏自言其日天當降大雨陷沒京都人将
盡劉我當代受天命理裝向京自京迎候于郊外者
不可勝數至其日不雨乃曰天其戲我耳更與其徒
期會他日七月因人上變拿鞫取服伏刑者十數人
而其餘則不能盡誅或竄或放其妻乃殷栗縣吏之
女其黨稱之爲龍女夫人亦正法盖其黨類皆士夫
家叛奴故習見士夫奉養之奢羡歆羡悅慕各欲致
身富貴自以爲當得三公六卿八道方伯指日以待
之爲國妖變莫此爲甚呂還之妻謀逆伏刑後朝廷
以其父緣坐當否議于大臣爲其出嫁減死遠配

○僧處宗僞造御寶私𮘂爲告身爲吏曹吏捕告捕盜廳發卒搜其裝得僞造守禦使傳令一紙則有聚會八道僧軍欲爲犯闕之意且其末端有語犯至尊之語而有不忍謄諸文字者朝廷鞫問斬之人心不古思亂者衆幺麽一僧至欲以一紙僞書聚兵作逆豈不痛心乎今 上丙子至月也

○醫官崔有㳅甞言自從己亥 孝廟國哀以後一念耿耿意謂其時若不破腫則或可無事而亦不敢自信矣厥后七八年有一士夫家婦人患腫邀渠診視其分野高下腫形大小外色深淺一如御腫渠有

所懲不敢下鍼令塗熊膽牛黃之屬以俟自消盖游
辭也過數十日後砉然自拆聲似氷裂鮮血注射宛
如伊日御腫狀至日暮血盡而死始知此症雖有和
扁亦不可施術云

○昌慶宮之通明殿古稱見鬼　顯廟丙午丁未年
間　仁宣張大妣御是殿宮女高三淑古葉伊者爲神
所憑晝則昏昏不省夜輒携手同往殿上有迎候之
狀俄有車馬之聲隱隱於空中一日有大聲曰来汝
宮人明聽我言女官皆懼不敢前獨尚宮具氏進伏
以俟則空中云云甚多而皆憂歎國家之言也

○癸丑年闕中有鼠妖羣鼠橫拏遍滿於御室至近
之地而色白者甚多觀象教授金克晩聞而憂之曰
當黑者白則必有喪非喪則且有變矣翌年有 仁
宣張大妣 顯宗大王両國哀癸亥鄕校洞故金國
舅第老婢所畜黑猪產白猪無一點黑色或疑其種
之有別詢于金氏子弟則曰擧圈皆是烏猪傍近隣
家亦無是種云其冬 明聖大大妃昇遐其後故貴
主蒼頭家黑猪產五雛而一雛又純白未幾 莊烈
趙大妃昇遐宮中仍有變易坤位之變庚辰四月有
一尾雀擧體純白巢於昌德宮進善門簷尾間辛巳

春南部銅峴里人家烏猪生白猪其色如雪無一毛不黒蹄甲亦白至八月 仁顯王后昇遐九月有内獄克晩之言乃驗

○今 上乙亥二月二十八日 上親臨于社稷洞德興大院君祠宇行再拜禮八廟内奉出昌嬪及大院君神主以審所題而宣廟王孫檜原君倫朗善君俣奉祀孫弘逸亦承命陪入 上退御幕次命各加一資倫陞昭德大夫弘逸陞嘉善大夫又命官弘逸長子遂除長陵叅奉而俣資級已隆故加其子全城君混一資爲興祿大夫時鄭東平以別雲劒侍衛

○今 上丙子七月户曹吏全宗益造舍於中部洞
河城尉橋近傍治基之際得一磁缸中有誥命兩軸
一則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
禮之大節莫重於婚姻此古今之通義也今特命尒
陳鳳儀為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配以寶慶縣主爾
尚崇德敦禮克慎威儀毋怠毋驕用昭寵命欽哉一
則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有天下者必篤親親
之義故宗室有女咸有封號所以示貴寵也堂邑王
嫡弟一女年已長成特封為寶慶縣主以為宗人府
儀賓陳鳳儀之配既歸陳氏之門恪修婦道整肅閨

儀毋怠毋驕式勤內助其於父母生身之恩庶幾無
忝焉欽哉皆萬歷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所須也俱
安制誥之寶此誥之流到東土實未可料或者天朝
征倭時陳公隨軍出來古其赴戰也埋置於所寓之
家而陳公則陣沒未還他人則不知其事因此地中
到今始出耶不然而爲赴燕商譯輩所貿則是能知
其可寶而深深秘藏以期傳後耶茫乎不識其由

○今 上丙子四月二十日下教曰淑徽公主宿患
沉痼臥床年久矣近日添劇欲一臨視令該曹擧行
遂以二十五日庚戌 車駕臨主第淑安淑明兩公

主亦来會列拜進饌終日怡愉酉時乃還公主家大
設饌供餉近侍多官靡費鉅萬盖 孝廟戊戌臨問
母弟獜坪大君疾 上之此行遵故事而主家之餉
從官亦遵故事也十月二十七日淑徽公主卒以丁
丑正月葬高陽三月二十五日 上率百官臨哭於
几筵命該曹優給祭需是日有雨摠戎使金重器以
副摠管扈駕使人張雨傘以防雨 上至主第洞口
下輦乘轎重器下馬前導持雨傘者於紛沓之中失
重器所在蒼黃尋覓之際不覺 御轎在傍傘近
天顔不能數寸 上以袖遮之僅免傷焉有司執持

傘者奏當斬 上以其無情特免死定配仍罷重器
職自國初以來群臣從 聖駕者雖遭雨必待 上
下雨具之令然後乃着雨衣而未嘗張傘自近年以
來 上前張傘自成謬例兵判閔鎭長上疏請遵舊制
使於扈輦時不得張傘 上允之閭巷父老聞而喜
之曰不圖今日復見 祖宗朝舊制十二月二十二
日三更淑安公主卒翌朝 上以淺淡服臨哭百官
亦以淺淡服陪從蓋同日夜 章陵陵上火 上方
在變服避殿之中故仍以所變之服御之非爲公主
喪變服也己卯二月十三日淑明公主宿病添劇

上方在慶德宮距主第甚近急以步輦從武德門臨
視公主病劇不知 上之來臨 上乘夕還宮翌日
公主所患暫歇三月初四日 上又臨問主扶起迎
拜主家以大饌餉侍衛諸臣一如淑徽公主丙子之
例 上乘夕還宮主復病卧十七日酉時下世翌朝
上臨哭午後還宮 淑徽公主寅平尉鄭齊賢內助 淑明公主青平尉沈益顯內助
○今 上甲子春初對馬島倭人貽書禮曹有中國
海賊東侵之語中外騷擾多有避亂先往者而京城
無賴子結黨相約稱為劍契將劫婦女掠財帛而屠
殺士夫語極凶悖朝廷聞而捕治之或死或流配者

甚多

○果川僧義和年幾九十而死嘗言天啓辛酉年間八京中買海藿以食忽患腹痛甚劇如有物游走者且有蛙聲出自腹中急使人問御醫陽平君許浚用五貼藥則有死蛙及蝌斗子并卵洩下者無數病即愈蓋中蠱也川椒八其材料中而其藥名則不能記

○中廟時遂安邑民以蠱殺人事覺繫獄旣輸情倅命使至前使試其事其人即索盆水手叩其盆口嘘其水俄有數三活鮒撥剌其中此其殺人之具也萬曆壬辰倭變時有一武夫募得海西善行蠱毒者潛

八倭将清正營中朝夕行蠱而清正終始無恙蠱毒
亦有所不能犯者耶金宗瑞之開拓六鎮也藩胡亦
害之多設蠱毒而終不能售焉云
○朴淵南蠻國人也崇禎戊辰年間漂到我國為人
卓犖有識慮所論說往往有高人數等者每言善惡
禍福之理輒曰天報之矣其言類有道者淵不解字
每以其國方音稱姓名為朴淵而旣昧文字語音又
別其為姓為名有不可卞姑從我國俗音書之人問
其國風土俗尚則曰地甚暖冬無霜雪衣不着錦有
時陰霾露下濕衣則故老相言此是中國下雪之日

云又曰渠在邊地不見其國京都不識其君威儀而國法則作賊者勿論輕重必斬故國無盜賊盖與倭俗同也又曰國有善占候者能知某日風某日雨而毫釐不差航海者必就問而録之持爲節度而渠之彴船不遵其旨以致漂流云昔者鄭北窓礦之赴皇都也安南人入中國者持一小冊預占日候寒暖風雨亦言某日當見東方異人盖指北窓也南蠻占候者其亦安南人流耶渊在本國時往来販貿於日本琉球安南諸國而亦見小人國其人大如中國八九歲兒但頭大如常人善織錦布云又曰在本國時聞

高麗人炙人肉而食之渠之漂到濟州也適值日暮
主倅盛備炬火来審之舟中人皆謂此火必炙我之
具也哭聲徹天久之始覺其非盖蠻俗夜行皆用燈
火無炬火故也以此觀之我國人之傳言其國如此
之說想可虗傳耳渊来我國雖值嚴冬不穿綿衣曰
在本國習以為性云渊身長體胖碧眼白面黄鬚垂
腹見者皆異之渊娶我國女産男女各一人渊死後
不知其存没也

○宋同春浚吉在 顯宗朝與鄭相公致和将入侍
上前宋公曰 王世子雖在冲年岐嶷夙成講筵日

開而傍無侍讀者依宋朝故事選士大夫子年幼明秀者侍讀則必有所益故擬於今日建請矣鄭公曰我國與中國有異使小兒輩入侍則未過數日必大作游戲日以閭巷猥雜之事聞於　春宮非徒無益終爲大害小兒之父兄亦不免無妄之厄矣宋公笑曰公言似過矣

○某宰愛其族人圖一喫飯處初除屯監次爲軍官又陞邉将南北往来冨致萬金資級日髙金玉輝映前後提拔其感益深某宰自謂其人爲己死無所辭而其人意欲無窮冀爲好邑太守某宰以太過不從

之其人盡忘前恩反結後恨至有謀害之心形跡綻
露又有某宰有族人業儒而老於鄉曲者乞於某宰
曰誠得一命之官使鄉人稱爲某官則志願畢矣某
宰憐之圖除一命之官未久朝家有抄出可用人陞
出六品之事其人又請之某宰又圖之如其願而其
所望日加一日終至於力所不及處某宰不能盡從
其人讐視之對人言某宰有不臣之言我嘗聞之必
欲夷滅其家此外卿相遭此變者非一二蓋其待之
之始不能慮終而欲以公器施私恩乃致此禍是誰
咎哉

○某官某讀書勤飭人也於今 上乙卯三月罷官歸鄉棄閒遊山弄石尋花遶寺而行脚軟不能前困臥樹下忽有字號某官者視之只有聲曰君知我乎某官認其聲音知其爲亡友之靈曰幽明已隔今何呼我神曰我有誡君之語委來以誥耳某官問神人相感之理神曰其理甚明某官曰若使福善禍淫之理昭昭不差則人可勸戒而時或有舛何耶神曰善惡之報自有其時見其終末然後天心可知某官曰神將以何事戒我神曰朝廷之上局面換改前年南人秉軸至庚申西人且復入至己巳南人復入至甲

戌酉人又入而彼入此出之際輒行誅戮死者將不
可勝數君不可叅涉於彼此論議自速凶死某官曰
神之所言何止於甲戌而不言其後乎神曰君壽至
於乙亥其後事亦非君所知也某官曰神言人將多
死其人為誰神曰預洩天機天之所惡也吾與君情
厚故欲君之謹身免禍為此来告而此已犯罪敢言
其他神曰神鬼之以為極罪而必罰不赦者乃面謾
君父科塲行私枉殺無辜也已或幸免必及後孫君
能恒念神鬼之所大惡在此則可得令終保有子孫
某官曰復有所教乎神曰豈無可言者神道異於陽

界雖父子間不能盡言遂去不復與言其官聞其言心竊異之記其語只以示親友其宰更不向人說道至庚申己巳甲戌其言皆符然後始信神果愛己感其德也其官以乙亥考終神之言又驗云其宰於丙辰年間言於一長老云

○一士族家有鬼變於白晝批人頰打人背至捽髮而曳之侵擾萬端士族家雜施祈禳符呪諸般壓勝之術而作恠不止時或現形以大聲誚責主人如尊者之叱奴隷狀士族伏而哀乞曰幽明路殊不宜作恠如是人依於神神依於人何阨之甚也鬼曰今日

當有善人来此可與言俄而奴入告曰韓斯文来乃韓公浚謙也鬼致敬迎謂曰主人數世積惡而舊習猶存故吾輩承造物者指授多所警責而不思所以改過敢以雜術爲壓勝之計直愚人也韓公曰古有符籙逐鬼之説誠有此理乎鬼曰不得其死爲遊魂則無所憑依或行止於山野或出入於人家此如世間無賴子作挐村閭見官人則避匿如此類或不無以符籙壓之之理而吾輩則所承受比如邏卒之承奉官府命令得志肆行者也祈禱不足以爲吾輩之喜符籙不足以爲吾輩之懼韓公曰然則鬼異何時

已耶鬼曰能祛邪心以正持已則鬼當敬服之不暇何事侵犯乎不然則必見其禍敗而止耳公是吉人當作貴人且能知鬼神之理故必待公以告之云全昌尉柳公廷亮聞韓公女婿鄭叅判百昌之言後言於人

○光海朝有一朝士色目稱西人者好讀書善作文而於李爾瞻爲戚屬尒瞻以其有文才甚愛之取見其所著述指導評品至誠勸勉日日爲常自至於交深一日朝官閒坐忽有一片白紙寫屢行書者自空墮下乃其亡父手蹟而先言尒瞻不可交次言歲至

癸亥春則君相皆將易位天地反覆殺運大至汝毋
與其禍朝士驚惧作書告誓誓絶爾瞻仍問所易君
相其誰耶仍置其書於床上達夜不寐伏以俟之俄
有紙又自空墮下其書曰吾憂汝深交尒瞻告以將
來之變以冀免禍也將為宰相者且不敢輕泄而况為
人君者乎汝若預知某公子當為君某人當為宰相
則自不能不動於心難保其邪心之不生吾本欲使
汝謹慎圖生而反使汝妄生邪念向塵埃中有所希
望則其心無異於犯逆天必降殃吾不可言汝不可
問只求不死而已勿出要禍之心朝官敬奉兩紙藏

之箧笥中封緘甚固過五六日後開見則只有白紙兩幅全無墨痕朝官對親朋則輙説此事流涕被面柳監司景緝與朝官情親詳知其事言於諸長老云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天井湖出綿人用之與常綿不異康熈庚午冬間上游諸邑如春川楊根等地有物藹於水上江川池澤無不皆然狀如京紙之未經搗練者而其色外青内黃水邊居民取着於襦衣且塗窻壁其禦寒遮風與紙無異天井之綿無亦此類耶

○宰臣某公一日曉明燭起坐涕淚被面把筆書紙藏

之袖中卽往其先人墓前讀而哭之至夕又哭不止
家人揣知有感愴之夢而莫測其所以也某公卒後
於佩囊中得其書草蒲紙皆悔過服罪之言也而盖
某公於掌試日考試已畢未及拆名始知所親兩人
者不在選中訾毁已入格兩卷屈而去之搜得所親
者卷以充其額見屈兩人乃善文年老鄕人也聞知
是事忿恚成疾未一年而皆死某公後聞其事心甚
不安伊日之夢其亡大人泣而數其罪揮下笞臀如
生人責子者然某公覺而愧悔拜墓而誓誓文中備
述已罪及夢中教責之語故家人始知之云某公女

婿見誌墓文言於張判書善瀓張公爲余言之如是

○一儒生有文名爲諸友所推重諸友爲之欲其登科者無不用其極一日儒生之亡父夢告于儒生諸友曰爾輩何爲吾子欲榮顯乎吾則不願其榮顯後儒生赴庭試之日鬼異大作及入庭所製入高等捷科儒生一家人以考官在闕中試所折榜之際困憊假寐夢見儒生之亡父憂形于色曰某也忝傍唏噓歎息者五六次其後儒生大顯于朝榮極一世入庚申之獄勘以謀逆用收司之律人始覺科夕鬼異前後夢語皆出於戒告也

○顯宗大王末年慶尚道仁同府有丘陵崩頹中有磁缸而缸之外面兩處各書洪武元年四字缺內有紫石碑其大如手掌碑之前面刻領軍碑三字後面刻中國山東馬公之一寶九字又有銀龜在缸中龜背上刻噫此物至三百十年必有用本國土主十五字洪武戊申後三百十年卽康熙丁巳歲也人謂歲到丁巳必有大難皆懷汹懼今過丁巳且三十年天下安寧未知其何說而曾見小說西漢嵩真有神術而自筭其年誤下一筭差了一日則或者埋置此碑之人亦未免誤下耶

○氓俗歌謠出於無心而往往有驗於後故歷代史官多備錄而且載之　顯廟末年民間新傳歌謠舂者杵者採桑者無不唱之有數三貴公子因事往西郊有負薪者歌而過去公子使之前而歌之其歌曰搖之搖之任爾搖搖之轉之轉之任爾轉轉之搖之轉之樂在其中宣惠廳可得廣興倉可得軍資監亦可得矣轉之搖之哀在其中堂峴可往三水甲山亦可往矣仍拍手歡呼盤旋起舞而又叩胷慟哭掩袂俯伏見者異之知為不祥之兆其後朝著屢變如搖如轉宰相得時或掌宣惠或掌廣興或掌軍資及又

失時誅竄相繼其言果驗盖宣惠廣興軍資乃國家藏米之庫名堂峴罪人被刑之所也三水甲山重罪者竄謫之處也

○役夫呼邪許之聲一人先唱則衆人齊應至凶肆送葬之流無不皆然盖所謂擧重勸力之意自十五六年来人各為聲至作喘促氣盡之狀千態萬狀及至近日其聲益駭至於轉作俚語為節其語曰蟾也死乎蛙也為吊客大監何其多如吾後也令監何其多如犬後也進賜何其多如腐鼠也金圈玉圈如馬糞銀帶金帶如狗韉高樓傑閣皆撤毁錦繡珠翠歸

猾吏大監令監求鼠穴不得不如我輩採薪終身飽
盖我國稱正二品以上曰大監正三品以上曰令監
稱庶官曰進賜而國家仕路旣廣賞職亦濫醫譯寺
人帶犀者數十人商賈市井之納貨得官者至拜西
樞京兆推恩三代襁褓少兒亦得判决事察訪萬户
告身千人聚會則稱大監令監進賜者三四百人愚
氓視士夫如武功爵之人公卿之稱大監令監聽如
醫譯之流名器如土等級紊亂至使樵童牧夫侮弄
朝廷至此可勝痛哉皆撤毁者宰相甲者搆室未久
而乙者丙者奪而移搆歸猾吏者頃年朝家籍沒宰

相家産有一户吏潛取奇玩以為己物求鼠穴不得者每當朝著換局之時失時者臨危遑遑置身無所之狀也此雖俚語而可警後世

○顯廟庚戌吾官卞甬輔隨使行至燕京卞有舊識清人之子選為少蝦少蝦者乃清人方言皇帝弄兒之號也甬輔賀之其父搖頭曰伴貴人伴虎盖以至褻為至懼也

○鄭後啓以醫術有寵且通卜筮相人等雜技而方為内局首醫操黜陟之柄時鍼醫崔有泰年少恃才不遜於後啓後後啓嫉之必欲殺之百計為之人皆代

怖曾未幾何後啓盡反前事務加薦揚人問其故後啓曰閱其才非諸醫之比相其貌推其命皆有貴格天之所命也一後啓何能殺之不如善待之爲愈矣人謂後啓能達理云後有泰階至一品拜知中樞累經邑倅爲國名醫心服後啓前知每言其事於人有泰生於崇禎己巳年六十九而死

○宗室完平君名洪德興大院君曾孫也少癖於土木至白首不懈宗戚卿宰有造室者輒邀問設置之制完平在少年時先定立中門之處次排外廊以至僕隷所處至其中年先定建祠宇之所次至中堂及

其季歲先定置側之地次定置祠宇之所以至中堂外廊人詰其先後所見之不同則曰人家圖側必得其地然後可無難處之患生世既久閱歷漸多智隨見長而然也聞者許其透得造家之理矣完平歿于

康熙癸酉年五十七

○金震發沃川盲人也丙午年間 顯廟爲 莊烈仁宣兩大妃進宴震發以笛工上京人聞其善相馬召以試之震發以手捫馬能知齒之老少才之駑駿無毫髮差至卞其種曰韃馬雛也濟州馬也澤馬也鄉馬也毉毉皆中人異其所爲密以震發所騎馬解

鞍易轡厠之諸馬間震發撫而笑曰何瞞我乎此吾馬也傍觀者皆驚異而亦疑其有神憑焉

○顯宗戊申年有李姓大夫遣喪卜山于水原府穿壙四五尺許有橫盤石擧而去之則下有一穴廣可容身而深黑不可測以火燭之則烈風上射火即滅縋石以下則至數百把而猶不止其家懼而弃之終不知其深幾許

○萬曆戊辰間有鄕人遺一犬於宰相曰此咬虎種也人皆笑其妄未幾有捕虎者以木紮縛植立庭中驅出聱犬以試之他犬皆挾尾屛息不敢動獨其犬

超躍以進仰咬虎腎終始不放始知鄕人之言果不誣云余於赴燕時見歷路山峽中有居人養獵狗數十頭日以逐獸爲業以資生中有咬虎狗七八遇虎則成隊而或前或後或左或右迭相咬之虎不能支力盡而死

○焰焇廳在東部馬壥橋川邊乃訓局所管而煮取焰焇之所也康熙甲戌三月忽有錢痕印在墻壁團圓相連形狀甚奇而常平通寶四字及訓字字畫亦明白以至簷宇棟樑椽楣之間無不皆然所印之痕不知其幾萬或有數日而滅者或有旬日而滅者亦

有經年尚存者其理不可窮其年四月朝著變易訓局大將李義徵初被定配旋又因訊明年正月竟賜藥死丙子七月義徵獨子進士弘渤又入鞫獄殞於杖下而或曰此事甚恠且在公廨則似非義徵一家所能當者云

○士人崔某居在龍山江邊於盛夏與五六友人乘夕沐浴於江水崔忽號曰活我活我諸人以為戲也不之救崔連呼不已漸入深處殆至滅頂諸人始訝之牽出陸地則良久氣定而曰如有物引我不覺身之隨之故我呼以活我而君輩笑而不求幾為水中

鬼也年老漁夫言人之游水者或有如此之時此乃龍之吸氣也值此而精神不足者則不得免居水邉者不可不知也

○有申姓庶派武人爲嶺南邉將獵得一大鹿於其腹中得一物賫歸京師其形如鵝卵大可四五倍紅絲細紋縈繞若雀卵文䌽粲爛武人以爲空青深藏待價其子後有病醫技殫盡欲試用其物破視之有細毛團結盈中更無他異遂棄之又有醫負金由渭者得此物於獐腹而其形差小以手揺之有聲碌碌見者以爲空青由渭納之内局國醫亦不知之徃質

於中朝慱物者皆不識後破以觀之中有細毛及橡實其碌碌者乃橡實動揺之聲也時　顯廟丙午年也庚戌使行赴燕時有人騎一鹿而且牽一鹿者招使至前則兩鹿皆雄而其體大於我國之卜馬色純黑以木環穿鼻牽行使行中驛卒平立騎之周步庭中則其負戴馳驟無異牛馬唐畫中有駕鹿之車常以為誕及見此始信其不誣也牽鹿者言以之駕車曳物其力優於載騎云平立亦言前行時見諸王之子小兒以鞍加鹿騎之過市云

○余於庚戌赴燕時多見鸜鵒其嘴有黒者有微黒

帶紅者有紅如珊瑚者蓋雛者嘴黑過三四年則微紅至老始作鮮紅白樂天詩養得經年嘴漸紅者是也有人負櫃携猿而行乃弄猢猻者也使之呈技則其人命其猿曰作關爺像猿入櫃中着蚕眉鳳眼之假面持偃月刀以出又命之曰作張将軍像猿又着燕頷環眼之假面持丈八矛以出以及歷代名将無不皆然睢盱施勇左右超躍皆學其人之為而人或唱歌為欣悅愉樂之事則猿着年少美顔之假面盤旋舞蹈曲盡歡意為悲凉悽楚之辭則猿着老嫗裏削之假面掩巾垂淚作悲哀狀曉解人意亦有人所

不及處良可異也曾見太平廣記有楊于度者以靈砂飼猿變其獸心云未知果然否也又見鴿有白質黑尾而頭有黑毛如碁子大者名爲黙烏乃中國所有而我國之所無者也有一舌官爲貴介公子貿得二雙而歸今則孳息漸繁遍滿京外矣

○金主簿某常見人家雉鷄相交有雛爲言其形狀聲音甚詳而人頗不信後今 上丙辰年間陸瑺後立得生雉雉與雌鷄同置一籠卵育甚多諸公子家年少子弟多有求得其雛而養之者其狀雉頭雉尾鷄足鷄身而多雉羽其雄者旣不能爲角角之鳴而

又不能作梟梟之唱真所謂彼此不及者也

○銀工某有愛鷄癖聞主簿朴某家有好鷄以優直取之未久爲偷兒所抱去銀工每夜鷄鳴後遍行京城坊曲聽鷄聲尋知其鷄之所在處還取之盖銀工於鷄聲一經其耳則雖過累年必能卞之千無一錯云時 顯廟丁未年間也

○我國以禮義見稱中華而俗習有可駭者一宰相於壬戌八月差祭官將事于 園陵祭罷卽歸見路邊新塚有富商方行小祥祭者而親戚賓客皆已醉倒棘人着孝服者數至四人而亦大醉頼杖僅立哭

不成聲如哭如歌行路駐觀莫不捧腹又有林姓者
少長於財爲其八十兩親預治壽山先定安棺之處
前排床石立石人石柱於左右請其父毋曰俗言老
人坐於他日葬已之處餔饌於床石子帍親戚列拜
進酌如行祭之禮又用鍾鼓絲竹而張之則壽必遠
到父毋喜而從之旣坐擧樂進饌衆妓齊唱與民樂
老人不勝悲咽挺身起去左右挽止不得終不成宴
云若使中華人見此两人之爲則必將擧一國而謂
無禮義矣我國之人奉使他國者偶見村氓一言一
事而論斷其一國之風俗皆出於妄也

○木槿俗名無窮花詩所謂舜英者也色白者甚罕種千餘子爲白者不過十許株餘皆爲粉紅色杜鵑花白者甚稀而或生於紅杜鵑叢中亦皆類也濟州柑子山橘柚子所有不少而乳柑唐柚子金橘則僅止三四樹故年年取子種之而及其長成結實則或爲枳實或爲凡柑或爲凡柚千無一成此樹若死則種將絶有中國人言南州橘柚種子而木成本品故方春草芽欲動時斫枳實樹以柑橘枝接而附之一如接桃杏之法則未過三四年茂盛結子不失本品倭人言倭國柑橘取種之法亦如中國云

○白香山閏正月詩曰紅櫻落似霰送春詩曰含桃實已落送春是三月晦日事而其實已落其視我國櫻桃之熟於仲夏者早晩懸絶心常疑之及見谿公張公漫筆則以王摩詰櫻桃詩春薦二字為疑至考月令非仲春乃仲夏之語以明叔孫通顔師古兩人之誤其所證據不啻皎然余於是乞持前疑康熈乙丑余得唐櫻桃植之庭中越八年壬申結實而四月初已爛熟去三月晦日不過五六日矣偏邦地寒之處猶尚如此則南方温炎之地其熟必乞先其曰春薦非誤也始覺摩詰樂天之詩自是實録而恨此樹

晩來未及見賞於谿谷也櫻桃之義固有所取而我國所産者形圓如尖實故不解其以桃名之之義今見唐櫻桃則其大小與我國之産相近而形微長上曲宛如桃尖始覺其得命由此也且其色純紅其味甘滑不酸蔕長一寸許與山杏同而花葉亦似山杏今則人家多有之矣

○嘗觀古今人家鬼魅之作恠大抵出於變恠而間有警告實欲使其人改過而人不知其可警或謂之獨脚或謂之夜义惟事辟除而莫知自戒卒至於家敗人亡者多矣在漢霍光妻謀殺皇后有鬼白晝現

形昌邑王無度亦有鬼妖玆皆史傳所載向使両家知懼而悛改則不無免禍之道若此類甚衆在本朝以余耳目所及 宣祖朝王子臨海君好聚雜客善射者弁利者推命者恒在座上時家有鬼變告戒不已而臨海以當丁親王子不知人間有畏懼事居之自如招延無賴光海在東宫常恐他日雜類挾臨海作變及 宣祖昇遐卽於殯側搆成臨海罪殺之盖雜客爲祟也○光海時士人李成春好遊觀遍踏名山於辛酉三月使一童僕擔負糧𥸮芒鞋步行至深山空寺値日暮不得歸倚壁而睡夜深後於閉户空室中

有多人笑語聲成春怔之兢伏户外竊聽之始知爲
鬼語云云甚多不能盡記而語皆評論人善惡以定
其生殺也一鬼曰李爾瞻罪逆貫盈而其設計欺君
科場行私家是造物之所大嫉一鬼曰諸鬼於爾瞻
始謀廢國母科場行私之初示異於其家者凡屢十
次而終不改行雖欲其生何以救得其被顯戮期在
癸亥三月某日成春歸語一二親族後爾瞻伏刑年
月日一如鬼語庚派文官權坐嘗以是事語余且曰
果如伊時爾瞻家鬼異大作云而余以其語涉誕怔
不之準信他日偶以坐語告張判書善瀓張公曰坐

之言誠然咸春已於癸亥年前來言於吾家宗老故吾
先君亦嘗聞之云○光海主刑政大亂人心憤鬱有
曷喪之歎其時秉權宰相日以排擊異己爲事於是
朝貴之家皆多鬼變兩宮中乇多有紙瓦自空墮下
於光海座前有書曰一室之内盡醉倒更有醒人驚
昏夢又空中有大聲曰西人提釼而起此地非王之
有又於用事戚里家亦有紙瓦墮下空中作聲之突
一如告光海之狀而上下皆莫曉其意以西人認爲
西夷至爲防遏西夷之計至　仁祖反正始知朝臣
色目之稱西人者奉　仁祖改紀也○光海朝國舅

之孫柳孝立以復舊君爲名陰謀不軌家有鬼變以
尾礫投下作聲曰落花無實朽木不青孝立以爲夜
义之戲例皆虛誕不以爲懼竟致赤族之禍以上兩
段事柳氏遺老據其先祖所記言之如是○李适在
寧邊內懷謀反人無知者忽有鬼擊窓作聲曰畏哉
畏哉一親密幕裨知爲禍兆陽狂逃匿不與其亂及
适伏法之後言於人如是○沈器遠始懷反心家間
猝有鬼變空中有聲曰莫爲莫爲器遠以爲夜义不
足畏而其妻獨知爲凶兆憂懼不已器遠伏法後其
家老婢以其目覩者言於人如是○金自點在 仁

祖朝以元勳大臣權威壓人　孝廟在東宮亦畏其
勢焰未嘗一日放心肆體而自點迷不知懼無所改
行時自點家有鬼變一日空中作聲而墮地片紙上
有書曰不畏所當畏畏生不畏處盖戒自點謹事儲
位而終不覺悟竟伏滅族之誅有相府錄事親密於
自點家者以其所親見言於人如是◯宗室柟全盛
時人有言福善君家有鬼變而非尋常作怪之比有
若長老戒責少年者人聞而異之莫測其家有何等
事以致此異至庚申春柟與逆堅元老歃血同盟事
發皆伏誅逆儫其鬼怪之作正當與堅元老等交通

之曰人始知伊曰鬼異之有所召也又有衆所詳知可傳爲後人戒者故裒錄之而不舉其人姓名稱某宰某甲某乙蓋遵古人不露郭汾陽之名只稱一品之例也○宰臣甲與宰臣乙結交甚懽而乙卽人所指目者也甲乙相逢打話之曰則甲家輒有哭聲鄰人以爲有喪而往視之如是者屢焉然後始知爲鬼哭盖欲其勿與乙深交也後甲乙兩宰俱死於凶宗班靈豊君親聞其哭聲言於余○又有秩高兩人好黨論喜評品人人多欲殺之時兩家皆有鬼異若告戒者而兩人乃曰何物夜叉乃敢如是不知恤兩人

竟遺怵禍金承旨邑萬言之◯又有一貴人家積萬金於公於私所經營無不如意自謂世間無難事無所顧念人皆側目家有鬼異告戒者非一二事而貴人以為鬼雖作恠吾可以壓之亦不之恤竟不良死貴人秩高至親諸人皆言之◯又宰臣甲擬上章護黨搆草之際有鬼異宰臣乙新拜將任武士盈庭之日有鬼異兩人不知為懼後皆罹凶而甲禍祟於其疏乙禍祟於將任元摠管德徵語余◯又尹姓士人好交雜流親戚莫不憂之鬼書自空中墮其家者無日無之其書曰雨蕭蕭風瑟瑟人皆欲食尹子之肉

而士人不知為懼後入於妖獄死桁楊之下其族人多言之○又西人名官某方主時論賓客多而廳事挾欲改構寬敞毀撤之際有鬼飛沙投石南人宰臣某新秉朝權門庭如市傔從輩嫌其所處湫隘請改之宰臣自官府多給錢布措置木石擬卜良日而起役鬼於白晝移其材于數十步之地吏曹老吏安德孚告余○一戚聯宫禁之人欲以曲逕圖事方經營賂物之際鬼異大作其人向空大聲曰邪不犯正鬼敢乃爾自是以後不復作恠其人自喜已能辟鬼而不改邪心有老奴憂之曰鬼實知其不可毋戎故更

不示異而吾主不悟恐禍將不測其家至親亦憂之
言于親朋後遘禍而死○一宰新陞資級擇所繫品
帶鳩聚舊家所藏至六七部而無當意者又欲求於
人展紙作書之際鬼以穢物自空墮下汚其紙一宰
戚翁秩高人語余鬼之示異若此者皆所以警告欲
其安分知足不至於敗亡而四人者皆不悟卒至敗
亡○又一士夫欲結懽不可交之人邀致其家而預
戒家人別設酒饌以待之客至將進饌鬼以穢物汚
其饌品三易而三汚之而士夫不以爲懼士夫家老
婢憂之告于其主之姑士夫竟以客故死于凶其後

客亦以是凶死○又　仁祖時一文官有文名每科必主試試期迫近則勞心經營事多陰譎時則必有咄咄嗟歎之聲出於空中終日不已而文官不悛其惡於後科又用奸如前後月餘文官及兩子忽發狂叫呼曰金甲將軍奉天命殺我吾家滅矣日日如是俱死於一年之内文官之妾後爲武官所畜言之如是武官之友摠管柳汝樑聞其事與余伴直禁中時言之○又一宰臣臨科當以試官入院欲以所親人謀所以用奸邪思亂念方煩攪於中忽於其先人祠宇中有異聲若示戒者而宰臣智昏於利不以爲懼

遂行邪後叅科者及宰臣家皆被禍其家御客目覩

其事告于國舅某公◯政院老退吏姓金者於修撰

某家最親 顯廟壬子年間修撰問曰汝於少時亦

嘗弄奸於謁聖庭試之科乎吏曰身爲吏胥事有不

得自由者豈無一二行奸而自見驚心之事惡念永

斷天日照燭此心矣問其由老吏曰一名官有文才

而賦性不直臨科而不行奸則心甚癢之與政院吏

甲結爲腹心每當庭試謁聖之科使甲吏密識所親者

試卷字標必用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有鬼變悲

哭之聲在於屋樑間聞者莫不驚異而名官猶不改

行矣一日空中有大聲名呼名官曰某乎明聽我言我是政院吏甲之父也神鬼以汝科塲行奸論汝罪擬將先殺汝孫次殺汝子絶其後仍以㾖疾病汝辛苦萬端而命盡汝自有罪宜受其報而吾子以下賤之故被脅同惡而神鬼亦將降罰比汝罪雖減一等不絶一縷嗣續而吾子若孫且不免酷禍汝吾之讐也自此二日一來三日再來來輒哭之名官心神怳惚如癡如狂向空獨語曰吾知吾罪吾知吾罪未久而其獨孫死又未久而獨子死後遂絶滅又未久而名官仍得心疾數年而死吏甲往娼家被俠客蹴脅

因而病死未半年其子及孫死只餘一孫而病脨不能起立以疾故不得娶交其婢生一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心安得不驚自是誓於天不復作奸初雖有罪旋覺其非此或可以續前罪而得免凶死耶鄭齋郎某得聞老吏是語以言於來客所親憲府老退吏適立階下聞此語流涕曰吾常於科塲有逞奸之事又多見試官行私之跡而以為尋常事矣今聞此語毛骨竦然卽屈指歷數曾前行私之人曰某死於刑戮某流窮荒而死某被訊杖而死某幾斃於杖而幸不死某遭家變不食而死某得恠疾若有人

剌育叫呼乞死而死某之子與孫有狂易之病某之子死於囹獄某之獨子聚會樵客大設酒肉日以爲常家業蕩盡不堪寒苦飢餓而死其母與妻飢餓繼死吾始謂適然今因此而究迹之則無一人得免其殃始知神鬼之於科場行私降罰如此吾亦嘗累被毒刑於官長濱死得生常怨官長次骨又屢喪子與孫常怨天呼哭今乃大覺其此之祟乎若早聞此語豈不改心易慮以贖舊愆而已無及矣仍向東叩頭曰天乎日乎吾今以後知吾罪不敢怨天尤人也嗚咽不成語云爾○譯官某得交一宰臣欲悅其心設

盃盤而享之者一月常二三次每欲候謁宰臣將向其家之時及設饌將送之際輒有鬼異若戒而止之者而迷昏不悟後宰臣得罪邦家不良死譯官亦以其家狎客死于凶譯官切族告余朝著換局輒有誅戮被禍之家始皆有鬼異而視為尋常禍至方悟○光海時有甲者與其族乙俱登科聲名藉甚人皆謂必為秉權宰相故時人無不請交至於宦官宮妾亦莫不致款欲為之黨援甲與乙皆循俗不能擺脫世以大北黨人指目甲忽改其行自貳於乙人莫測其所以及 仁祖改玉乙以罪不得其死甲安保其家

官爵如舊有一相親宰相問曰公在光海時何以知
大北之必凶而能自潔已耶甲曰吾與乙方交大北
諸人時兩家皆有鬼變有老奴告余曰聞老僧之言
持心不正則必有鬼戎無乃吾主近日所為或渉於
不正而鬼以是戎之耶吾聞其言而大悟回心向善
鬼變卽止後一日寵姬金尚宮使其族武人送宮中
珍物以致慇懃余難於退却欲留之鬼忽自空散沙
余覺而不受又一日寵姬李尚宮因譯官之親狎吾
家者送物致款而譯官以不可不受之意縷縷言之
余将強勉受之有鬼擊窓作聲余覺而不受一日寵

宦趙龜壽使内司官親切吾家者送言願交通内外相助吾末及答鬼投石以警之一近侍宦官請以其㡹族兒爲吾傔從鬼亦示異吾皆謝絶之吾與内司牟利人王命會相知以闗中所得半乾鰒魚絶好者百箇遺我吾欲受之鬼以穢物汚其鰒魚吾驚而却之李尒瞻以時来訪欲使吾回謝其勢不得不往謝方鞴馬之際鬼飛沙樸馬頭余驚而絶之不復往来吾之得免於凶禍而保全身命者實頼老奴之一言而敬奉鬼戎也㡹乙之不得良死則亦由於不敬鬼戎也先友柳公景紹聞於其師任踈菴語余〇一㡹

派人在江上者與諸無頼子為黨各出白金擬将行
賂奥密處乃贖奴得七十両蔵之櫃中封鎖甚固以
待用時一日開視則無有疑奴偷出反接之将加刑
訊有物自空墮下乃其所失銀封也庚派人知為鬼
戒悚然改心斥絶無頼子不復相交後諸無頼子皆
因此死於凶而庚派人獨得免焉自言於親友○又
順治年間有户曹書吏四五人同謀偷出公財而分
之始謀時諸吏家皆有鬼異其中李姓者獨懼而自
念曰方謀作奸鬼變如是無乃警我使勿叅涉耶遂
辭不與又不受其所分後事覺諸吏皆伏誅而李姓

吏獨得免焉户曺老吏至今傳說○又一閭家有寡
姫常以裁縫爲業親切於一人家其家於今 上己
巳年間猝爲貴家嫗爲其子希望前頭利益尤加親
結使子晨昏候問如孝子之事親見市上有新物則
輒以厚直取之以獻貴家有所聞語所見事則輒以
告貴家一日方備送新物而有鬼覆其器嫗初不悟
以爲出於偶然而更備之鬼又覆之嫗懼而自念曰
貴家將必有禍故鬼戒如此是必我先靈教我也戒
其子絶迹其門嫗亦更不往来後貴家皆死于幽獄
親狎者連逮無得免者而嫗與其子獨安保一貴家

老婢與嫗作鄰知其事告其主凡鬼之作恠在於人
邪思方萌之時者欲使人轉惡為善不訖滅亡也其
作恠在於惡念闖發之後者乃告其禍殃將至必不
得免也以此觀之鬼之作恠於人家者皆所以驚動
之欲其懼而自改而昧於事理者殊不知改我惡念
則鬼變自止但欲以讀經符呪壓勝之術逐而去之
是皆惑也宰臣其庶派人户曹吏裁縫嫗之識見豈
不在於霍氏已下諸人之上耶

○一貴公子大起新第於駱峰下自其始役有鬼異及
其落成其異尤倍公子使健奴十數夜夜持棒隨作

怪處或驅逐之或詬辱之而其異一様時公子家婢病狂夜輒隨鬼而行一日婢傳鬼語曰必擇良材好搆之好搆之連爲三貴家而後爲諸貴人聚宿之所聞者不能解以爲胡亂說今 上庚申公子以名八賊供之故賜藥死家歸勲臣撤移改搆時亦有鬼異至己巳勲臣家遭禍又爲時宰移搆而鬼異又作時宰死於甲戌獄自 朝家毁其家移搆慶德宮之都揔府爲諸宰輪直之所至是人始悟狂婢言之先告也 宗室子一人及賤孽一人皆業武干謁諸貴人以交搆縉紳爲能事而有口辯故諸貴人溺愛之而

人日往諸貴人家獲拜之日則其夕貴人家鬼異輒
作在門下者異而傳之故人得聞之自甲寅至甲戌
朝著累變前後遭禍之家甚多而以兩人出入之故
益其禍者凡七家矣兩人後皆伏誅

○凡代大家迭有盛衰出入門下者隨其炎凉以爲
趍背主之奴之在於儀顗之間士夫猶然况於市井
無賴之流乎有金尚岱者以賤流少事許及第積得
以起家發身而見其妾子堅所行不良嘗言於人曰
許家之禍朝夕將至及許家敗諸客奔避曰逮捕且
至何不屛跡尚岱曰吾受相國恩人無不知者去將

安適許家有所負公債累百兩以此爲憂尙岱傾槖以償之後捕盜大将疑尙岱匿許家財産杖訊之竟死杖下聞者憐之○又有西人士夫事許如父踵門候謁殆無虛日别造蜜果以供之及至庚申凡可以罪許家者無不攘臂居先人皆側目○南人宰相某與金相錫冑交密逮庚申後則慕相國尤倍貽書乞索殆無虛日婚喪疾病凡可以救急者皆於相公家取之○又有一宰與金公情親見金公策勳位隆尤加尊親數數踵門盛稱功業至己巳其兩宰皆據權要恐以前日趍附金相得罪於時議每於廣坐之中

詬詆金相擬掩前日相親之跡人之知其事者皆欲
唾其面盖南人之疾怨相國皆因庚申事彼若絶之
則當自庚申始而其絶之乃在於己巳之後則視尚
佽當何如耶己巳後又有時宰一人於舊人家背心
如兩宰之負金相者云○又有西人朝士爲李及第
元楨所愛甚得吹噓及庚申及第逮獄其人恐或招
誘於時議斥辱及第無所不至其後己巳及第復官
判書又贈相職其胤叅議聃命在嶺南起發拜華要
其人作書通慇懃厚致饋遺叅議不納而還之聞者
代慙